

洪煨蓮與徐淑希

黃天邁

浪跡天涯憶舊遊之九

洪煨蓮皓首窮經

煨蓮吾師學貫中西

洪業字煨蓮，以字行。William Hung (英文名) 在美國文史界相當響亮。洪在燕京大學執教二十多年，同時擔任哈佛大學訪問講座。晚年任哈佛大學「哈佛燕京學社」(Harvard-Yenching Institute) 研究教授，主編「燕京學報」，研究漢學與考古，發表創造性的專題論文，獲美國學術界最高的評價。

燕大在我國北方各大學中，風格特殊。司徒雷登校長創辦燕大，本希臘哲人蘇格拉底(Socrates) 等自由講學學風，與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同一志趣。北大為國立，燕大為基督教會私立，比北大多一神學院。雖有宗教色彩，但兼容並蓄，揉合中西文化，融會新舊思想，永站在時代前面，開我國教育學術界風氣之先。燕大教授陣容，如吳雷川、劉廷芳、洪煨蓮、徐淑希、陸志韋、徐寶謙、趙紫宸、張東蓀、馮友蘭、衛挺生、郭雲觀、簡又文、許仕廉、周作人等。或為

前清翰林學士，或為神學哲學大師，或為社會科學權威，或為新文化運動健將，人才濟濟，盛極一時。

洪為歷史系主任，一度兼教務長，並負責圖書館行政工作。他對提高燕大學術研究水準，有卓越之貢獻。他認為大學教育不僅在求知，更要學習如何求知。他鼓勵學生自動自發，研習課外參考圖書，並能消化貫通。以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為治學準則；以演繹、歸納、摘精、整理為治學方法。他精於西洋史，晚年藏休遊息，沉酣國學，潛研文史，老而不倦。他在母校教授羣中，特立獨行，是一位學貫中西的純學者。

民國十二年，我進燕大。歷史是大大一必修科之一，由洪師授「現代文明之背景」，為西洋史開宗明義第一章。燕大授課，除國文及中國史地外，概用英文。洪師英文流利，口若懸河，於講義外多所發揮。他詳述史前石器、銅器、鐵器時代人類生活及發明，考古學家根據幾百萬年前化石遺跡的發現，後至四、五千年前埃及、希伯來、希臘、波斯、印度及中國之古老文明。詳徵博引，逸趣橫生，聽者忘倦。我聽課時隨手筆記。我未

學過速記，用只有我自己看得懂的英文簡字快速記下，課餘再憑記憶加以補充整理，成一篇文章完整的專題演講稿，較講義更為生動。洪師注意到我在聽課時振筆疾書，索閱我的筆記，我先將整理好的稿送上；洪師閱後，大為讚賞。他問我是否用速記法，我說我用的是我自己的速記法，當將塗鴉式的筆記給他看，他為之失笑。學期終了，他給我高分，並予免考。日後我用心讀史，能牢記大事發生的年份及人名地名，是受洪師獎勵之所賜。

我讀大二時，洪師兼任教務長。他對老師授課及學生選課十分認真。我原想主修英文，一、二年級選科鐘點有限，我只能選讀法文及德文二科，所排課程表必須經教務長簽字認可。我排課程表時，洪師問我主修英文的目的，我說我想先讀好英文，再去美國專修國際法及外交學。洪師說歷史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，勸我主修歷史。到了大三，政治學系開班，因有國際法及外交史等課程，我決定主修政治學，也獲洪師認可，但規定我每學期必須選讀一科歷史。我不喜尋章摘句，死啃書本。在課堂上我不算是一個用功學生，但

我課外參考書讀得不少，擴充了我知識領域，也是受洪師的影響。

基督精神主持教務

洪師爲一度誠基督教徒。以他的口才之佳，必可做一個成功的牧師。他說基督教盛行西方，係歷史因素使然。基督教在中古時期，對當代政治文化有極大影響。教會發展政治經濟勢力，常與國家統治者發生衝突，故有迫害基督教徒事件發生。回教徒侵入聖地巴勒斯坦時，歐洲各國團結，以十字軍東征，使基督教勢力增強。在「黑暗時代」各教會修道院保存學術文化。十三世紀時，且米尼可 (Dominican) 及佛蘭西 (Franciscan) 教會成立，修道士都是最有學問的人，他們保存史籍及手抄文獻，才有今日的西方文明。

洪師承認基督教來東方傳教，往往以不通當地民情風俗，與居民發生誤會。老派人視基督教爲異端邪說，以致暴民受清廷愚昧鼓勵，發生拳匪之亂。愛國者以傳教爲帝國主義侵略的先驅，故反教運動風起雲湧。其實教會制度、人事、傳教方式容有未安，使傳教成爲政治工具，更該反對。基督教教義則經得起挑戰。當年耶穌做的也是革命工作，不使用暴力而已。

洪師居家、處世、授課、主持教務，一本基督精神，仁愛真誠，使人潛移默化，從不以說教擾人，亦不干涉學生思想自由。他不過問政治，但關心國家大事，有獨到見解。「五四」運動喚醒青年學生，奔走呼號，參加救國運動。「五卅

」及「三二八」慘案，燕大同學積極參加罷課、遊行示威；洪師與司徒校長態度一致，對學生運動不加勸阻。洪師知道我負責國民黨燕大黨團黨務，一次他邀我到他家晚餐，只有師母在座。他與我深談，親如家人。他深恐我因辦黨而荒廢學業。他說青年爲救國參加革命工作是天經地義，但青年需要培養，有豐富的學識、經驗、技能，方可爲國家做更多更重要的事。他同情國民黨，但堅決反對共產黨。他不懂爲什麼國民黨允許共產黨跨黨。共產黨企圖在國民黨內侵蝕蛀食，將國民黨吃掉，如趕他們出去，必將從事叛亂（當時寧漢分立，漢口尚未分共）。後來漢口分共，共產黨到處暴動，終成武裝叛亂集團，不出洪師所料。洪師對我愛護備至，諄諄教誨；我在大學四年，未能好好讀書，愧無成就，有負恩師期許。

福州國語幽默風趣

燕大因係教會學校，創始時期，不重視國文教學，國文老師不乏老學究者流。一陳姓教師，綽號「Dirty Chen」，上課時低頭朗誦古文，有如三家村的老夫子。學生們都在研習別的功課，有學生問何爲「九流」，Dirty Chen 勉強說出五個，剩下四個無法交代。我告訴洪師，他很生氣。到了下學期，國文系都換了新人。

洪師富幽默感，一年四月一日，一陳姓同學急急忙忙跑來對我說，教務長在找我，要我快去他辦公室。我到了辦公室見到洪師，我問：「陳同學說你在找我？」洪師說：「你知道今天幾

月幾日？」我想了一下，恍然大悟，愚人節我被愚弄了。洪師說：「可以告訴陳同學，今天已有六七個同學上當，看起來都是陳同學學的花招。我受干擾，不勝其煩！」我出去找到陳同學，照洪師說的說了一遍。陳同學說他只騙了我一個人，那六七個可不是他騙的。他急於辯白，往見洪師，才知道根本沒有六七個同學，他也被愚弄了。洪師有一次患感冒，教務處秘書在佈告牌上佈告：「教務長因病修養數日」，「休」誤爲「修」，引起同學哄笑。事後洪師對我們說：「我有時火氣太大，是需要修養。」洪師福州人，能說國語，語尾拖長，不免福州人說官話的習慣。

英譯杜詩綺靡壯麗

我國對日抗戰期間，日軍佔領北平，洪師被日軍囚禁半年。抗戰勝利後仍返燕大教書。一九四六年，往夏威夷大學講學。晚年僑居波士頓康橋，爲「哈佛燕京學社」研究教授，出版關於漢學著作刊物，主編「哈佛燕京字索引大系」。一九五六年出版英譯杜甫詩全集。全集我未看到，我在其他刊物上看到洪師英譯的杜詩五律數首，綺靡壯麗，少陵有知，必引爲知己。洪師英譯李清照的醉花陰及蘇東坡的水調歌頭，也清新可誦。譯詩詞不比譯散文，信、達、雅外，要有韻律與唯美；洪師譯筆全能做到。洪師治學是多方面的，在燕大教書時他介紹西方文化，在哈佛研究時他介紹漢學及中國文化。他也通梵文，涉獵佛經。他畢生致力學問，逝世時屆八十七歲高齡。一代宗師，成就非凡，緬懷絳帳，無限追思。

徐淑希書生從政

徐師淑希胸羅萬有

燕大初無政治學系，政治學一科由社會學教授許仕廉兼授。我到大三時，政治學系才成立，由徐淑希出任系主任。我主修政治學，上徐師國際法的課。徐師廣東饒平人，香港大學畢業後留美，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。他的博士論文為「中國之政治完整」(Chinas Political Entity)，評述清末締結不平等條約經過，兼及邊疆問題。與顧維鈞博士之「外人在華之地位」(Alien status in china)先後輝映。

徐師初到燕大，自謙說無教學經驗，他大我十二歲，只能說廣東話及英文，國語是後來慢慢學的。他沒有像洪師的辯才，言辭表達不算流利，一次他說 extraterritoriality (治外法權) 一字時很吃力，他說這個字真難唸。我開始上他的課時，不覺得有吸引力，日子久了，才發現他學識豐宏，見解精闢，平時談話雅容爾雅，遇辨別是非時則擇善固執，認真激動。他指定用赫魯(W. E. Hall)著的「國際法論」，但並不講授課本，他口述清末外交史，泛論不平等條約及邊疆問題。我準備專修國際法及外交學；徐師指定參考書數種，要我自行研讀，作筆記，隨時提出討論。參考書中有顧維鈞著「外人在華之地位」、「敏謙著「中國條約關係」(Treaty Relations of China)、威斯特立克(J. Westlake)著「衛勞貝」(W. W. Willoughby)與摩爾(J. B. Moore)等的「國際法」及撒多(E. Satow)的「外交實務指南」(A Guide to Diplomatic Practice)等。

憤慨清廷喪權辱國

說到清末外交，離不開李鴻章。清廷對外重要交涉及締結各重要條約，都是由李氏一手包辦。也許在太平盛世，李氏可以做太平宰相。但在清末，政治腐敗，軍事落伍，清廷不明世界大勢，列強環伺，侵我主權，企圖瓜分共管。這種情勢，則非會做官如李鴻章者所能應付。而外交重擔竟落在李氏肩上，真有「盲人騎瞎馬，半夜臨深池」的險象。若無辛亥革命，早就亡國了。徐師講述李鴻章對外交涉經過，喪權辱國，令人憤慨。自一八七六年起(清光緒二年)，李鴻章簽訂中英煙臺條約(一八七六)、中法天津簡約(一八八四)、中法越南條約(一八八五)、中俄同盟密約(一八九六)、中日天津友好條約(一八七二)、中日天津條約(一八八五)、中日馬關條約(一八九五)、中德膠州灣租借條約、中俄旅順大連租借條約(一八九八)及辛丑條約(一九〇一)，二十五年中，失地二百二十七萬方

公里，賠款最大數字四億五千萬兩(庚子賠款)，予外人領事裁判權、內河航行權、內地及首都駐兵權、逼租旅順、大連、膠州灣，割臺灣、澎湖，斷送越南，放棄關稅自主，開租界，開通商口岸，削弱海防，一部血淚史，令人怵目驚心。在兵臨城下，砲艦封鎖海口威脅下，固不能盡責李鴻章之懦弱無能；他折衝樽俎，也會據理力爭

，使損害我國主權程度減至最低，處境艱苦，值得同情。但他的「以夷制夷」政策，鑄成大錯，貽害無窮。他受俄人欺騙，與俄簽訂同盟密約，作聯俄抗日的天真想法。結果俄人築路出兵，強佔土地，由東北經蒙古以至新疆，皆被俄人勢力侵入。日俄衝突引起戰爭，俄國戰敗，日本取而代之，實行侵略我東北；嗣後「滿洲國」「九一八」以至蘇俄參戰、大陸淪陷，一切皆是日俄對立，外交矛盾，對策顧預所造成。徐師認為我國外交，以對日對俄為主，東北問題更應重視。外交挫敗，殷鑑不遠。如何實行自主自動外交，應該是研求的重點。

任職外交工作多年

燕大教授本無派系之分，更無人搞政治活動。劉廷芳是神學心理學博士，對司徒校長有絕大影響力。他以基督教開明領袖自居，抱基督教救中國之宏願，他與神學院的徐寶謙及趙紫宸志同道合，徐寶謙創辦「生命社」，發行「生命」及「真理與生命」刊物，宣揚教義。趙任神學院院長，係由劉保薦，徐淑希及陸志韋又為劉之妹夫。徐後任研究所主任、法學院院長，陸繼吳雷川出任校長。故當時有「劉派」與「洪派」對立之說，實際上並無派系鬥爭。洪師對派系不感興趣，徐師亦屬超然學者。十四年三月十二日，燕大師生正舉行朝會，劉廷芳衝入大禮堂，不理會正在臺上說話之美籍教授，大聲宣佈孫中山先生逝世消息，並請大家起立默哀。大家以事出突然，皆表驚愕。劉廷芳往往自行其是，不恤人言，故

人緣不好。他後來到南京出任立法委員，出版有關心理學及基督教義的中英文著作六十多種。他五十六歲時因癌症赴美就醫，不治逝世。徐師後應國府徵召，出任國聯中國代表團專門委員（一九三二），由是進外交界，先後任外交部編譯室主任、亞西司司長、出席聯合國安理會副代表、國際法典編纂委員會中國代表、聯合國第三至第六屆大會中國副代表、駐加拿大大使等要職二十餘年，加拿大承認中共後退休，僑居美國，一九八三年逝世，享年八十四歲。

我在母校時，蒙徐師悉心指導，使學有專長。我常到徐家叨擾，徐師與師母熱誠照顧，銘感難忘。我畢業論文為英文「中國根據條約開放商埠之研究」，亦在徐師督導之下寫成，由徐師推薦，列為燕大叢書之一。徐師為我向哥倫比亞大學申請入碩士班進修，獲校方核准免考入學。後來我去法國，失掉此一進修機會，辜負了徐師的

美意。一九三二年，徐師因出席國聯大會，道經巴黎，我適在駐法使館工作，別後重逢，我與亡妻招待徐師在我家小住數日，暢敘離情，快慰生平。

案牘勞形天才埋沒

徐師對國聯看法，他認為國聯在英法兩巨頭操縱之下，不能以超然立場為中國解決問題。伍朝樞曾引用盟約第十九條，以求修改不平等條約，僅達到宣傳效果。在盟約冠冕堂皇主持國際正義和平旗幟下，僅能發發牢騷，將所受欺凌委屈公諸世界，以博取少數之同情與支援。中、日爭端在國聯提出，國聯無力制止日本侵略，拖延敷衍，使情勢更趨惡化，我國一切寄望於國聯，導致策略錯誤而不可收拾。

徐師極佩服顏惠慶。顏氏在國聯雄辯，捭闔縱橫，周旋於國聯秘書長與英、法代表之間，

祝中外雜誌創刊二十周年

黃得時

其一

慘淡經營二十春。蜚聲中外慶逢辰。編排新穎匠心巧。立論公平志慮純。堪作史書長閱讀。可為實錄永傳真。圖文並茂無雙品。精益求精更動人。

其二

行銷四海日當中。談古論今西又東。廿載辛勤功在國。萬篇玉稿氣如虹。人心險惡須匡正。道義淪亡應擴充。放眼乾坤猶板蕩。救平端賴振雄風。

肆應得宜。國聯對中、日問題，態度冷淡，派遣調查團前往東北實地調查，無非虛應故事。日本進攻上海，國聯特別大會重申不以武力解決國際爭端之原則，議決雙方停止戰事。英法對日本不使用任何壓力，國聯議決案等於廢紙一張。調查團報告所提建議，在特別大會提出通過時，日本代表退席，從此退出國聯，悍然不顧世界輿論，對我侵略加強。顏惠慶與出席軍備會議之蘇俄外交委員會主席李維諾夫秘密接觸，促成中、俄復交。新聞公佈後，英、法、日本為之震驚。顏氏出任駐蘇俄大使，邀徐師同行。徐師以不懂俄文婉謝。徐師私下告我，顏氏寬宏大量，能虛心採納別人意見，與顧（維鈞）氏之小器作風不同。顏氏在國際場合，敢說話、有氣魄、有擔當；顧氏相形怯弱。徐師勸我追隨顏氏，他可向顏氏力薦。我也不懂俄文，調任不易，自然沒有實現。

徐師以書生從政，本為東北、西北邊疆問題權威，除被顏惠慶重視外，不為人知，長才未展。後出任駐加拿大大使，以面於環境，難有建樹。近代書生從政，致力外交，得展長才，蜚聲國際者，蔣廷黻一人而已。

徐師曾說：一個人在政治上成功的條件是才學、機會、人事。有才學而無機會，無法表現。有才學有機會而無人賞識提拔，無法出頭。至有機會有人事而無才學，則倖進濫竽者到處可見。我以為徐師如能像洪（根蓮）師終生教學相長，則在學術上也必有更多的成就。案牘勞形，埋沒了不少人才，古今同慨。（未完待續）